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接著來學習《論語講記》「學而」篇，第十章。

【子禽問於子貢曰。夫子至於是邦也。必聞其政。求之與。抑與之與。子貢曰。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。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】

『子禽問於子貢曰』，子禽（這個「禽」是禽獸那個禽），有註解說是子貢的學生，有說是子貢的同學，也是孔子的學生。從前男子二十歲，師長或朋友會給他冠字（送他一個字），師長應叫他的名，朋友都稱他的字號。今人稱「你我」，如路人一般。若這裡是師生並列，子禽是子貢的學生，就必須寫陳亢的名。由此可知二位都是孔子的學生。這無關學問的宏旨，但是要學稱呼人的禮貌。

『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』。「夫子」，稱孔子。老師一到那個邦家，那國的政治風俗都知道。孔子周遊列國，為救世救民的好心（是為了救世救民），那個時候的人只知求功名利祿，對於這個話聽不進去，這必須有毅力，因為事情不是一辦就成。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，但是中國文化二千餘年，是孔子的功勞。人們的稱譽，我們當不起；人來毀謗，有則改之，若沒有那就不是毀謗我，可以不管。『求之與，抑與之與？』孔夫子到那一邦國，必須契機，必須知道該國的風俗，所謂「入國問俗」（要知道那一個國家的風俗、民情），所以要「必聞其政」。子禽奇怪而問，是夫子到處採訪求人告訴他，或者是本地人或者是國君，見孔子來而自動說給孔夫子聽的？

『子貢曰：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』。子貢答覆子禽，說夫子

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以得之」。子貢不回答是求來的，也不回答是人來告訴他的，孔夫子因為有這五條，到那個地方，該國的政治風俗就都得到了。這句就像是詩，意在言外。漢註（就是漢朝的註解），或以《爾雅》、《說文》，有師承，宋註則多新發明。有可從有不可從。（這是雪廬老人給我們說明，這個宋朝的註解和漢朝的註解有這個不同。漢朝的註解有師承，宋朝的註解很多都是新的發明，有的可以從，有的不可以依從。）溫，溫和。見面不嚴厲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這不是裝的，而是久修涵養誠於中而形於外的。溫帶點厚，刻薄人是一團狡猾的氣息，沒有溫厚的氣氛。（所以溫是溫厚，溫和、厚道。）良，善良。儒家以「善」為第一好字（第一好這個字就是善），如武樂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」。（周王那個時代的音樂，孔子講盡美，很美，但是還沒有達到盡善。）這個善如佛家的「妙」這個字，善是對一切動物都不妨礙，善是靜態消極，仁是動態積極。恭，恭敬。外敬內恭。儉，儉約，不奢侈。所做一切，到相當度數就止住了，如學校搖鈴上下班，搖鈴就須上班，沒有搖鈴就下班不行，過度為奢，不及為吝。讓，謙恭。一切尊重他人。現在的人反對這五個字，辦事自以為值得驕傲，這樣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也不行，同學可學這五個字。聖人是吾師（是我們的老師），我們學他，孔子以此五字得聞一國的政治風俗。宋儒把「良」解釋「易直」（容易的易，正直的直），這個解釋與善這個字不同，比較難講。（這是雪廬老人給我們分析的。）

『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』。子貢恐怕子禽不悟（還沒有領悟），下面再說，仍然是用幽默的語氣，如此才有趣味。夫子的求是以這五個字求，夫子的求，『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』。「諸」，之於也，在的意思。如「在明明德」，重要是「在」某某之上。夫子能得到政情，在於這五個字之上。與，同與，活口氣

的問話（與，這是一個活的問話，活口氣。讀這個跟讀經一樣，要去領悟）。真正中國文化，在十三經，大文章皆自六經來（這個六經而來的，所以十三經是真正的中國文化的核心）。研究這一章，我們可以學夫子這五字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。

好，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